

三人行

茅盾著

三  
人  
行

茅  
盾  
著

### 三 人 行

國民二十二年十二月月初版

國民三十三年三月十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四角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著作者

茅盾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從早上起，又是濛濛的細雨。簷前洋錢水落琮琤地響，調子很柔軟。闊少爺的張買來的兩盆蘭花在窗前蹲著，溼風輕輕拂動那些長葉子。很容易被誤認爲小黃牛喘的鼾聲從許的鄰牀冒出來。這是足球健將李在睡午覺。

一切都是膩忒忒似的，軟綿綿似的，怪樣地撫摸著人們的神經纖維，使你不期然而然的想到你的親愛的人兒，想到要抱住他們，——緊抱著，緊抱著，直到你會滴下無名的惆悵的眼淚。

在青年許的俯垂到胸前的腦袋裏正搬演著無數紛亂的往事。說不明是甜，是酸，是悲，是喜，總之，也是膩忒忒的，軟綿綿的，糾繞著威脅著他的輕輕跳著的心兒。

漸漸他的惆悵的臉上浮出一絲苦笑來了。終於是腦袋一挺，把那些垂到眉毛上的長頭髮掀往後去，他站起來在房裏踱了幾步，最後站到窗前，癡癡地望著密雨的空間。

校門進來直到大禮堂前的兩行柳樹，浴著濛濛的雨絲，更顯得豔綠；風過處，嫩條

輕擺，簌簌地灑下一陣又一陣的水珠。穿著明藍色旗袍的苗條的人形從校門口的傳達室裏跳出來，又一跳便在校門外了。這好像一條軟鞭子抽在青年許的心上，他閉了眼睛，他打了個冷噤。

最近一星期來心靈上的創傷——曾經用了種種的辯解而始得自忘的創傷，現在突又迸裂了。他睜大了眼睛，瘋狂似的向校門那邊看。已經不見明藍色旗袍苗條的人形！於是他的隱痛立即變為抓摸不到的悵惘。他好像一腳踏空，跌入了無邊的空虛。現在的他，寧願注視那創傷，讓自己的心流血；更願給他創傷的她肯來罵他，打他，——就是殺他也願意！

他頹喪地轉過身來，努力要想起些什麼，但是一切思緒都從他腦筋上逃走了。

此時有人走進房來；方的臉，暴眼睛，闊肩膀，稍顯得粗魯，但是透露著正直和剛毅。他走到許的面前站住，冷冷地瞅著他。

「哎！是你！雲呀！」

像是驚醒過來，青年許猛抓住了雲的一隻手，用力說，忽然滴下兩點眼淚。孤苦中忽逢親人那樣的悲喜交集的感情在他的含淚的眼光中閃耀。

雲不出聲，灑脫了手，從衣袋裏拏出一封信來，放在許的手裏，就坐到許的牀上，眼望著空間。

信是他倆的朋友寫來的：

「——畢業後怎樣的問題，我只能貢獻這麼一點意見：竭力去找職業！萬一找不到，而經濟尚能應付時，那就姑且升學罷，雖然什麼專門學校或大學都不過是那麼一回事！至於學費等等，照我們這裏算，一年至少非得四百元不行呵！

你們的老朋友 惠」

拏著這封信的許的手指微微有些顫抖了。他感到好像有一團毛刺刺的東西塞進他的胸膈。然而同時又覺得一切都很迷離縹渺，像在夢裏。他只想哭。此時他情緒上的迫急的需要是埋頭在溫暖的慈愛的懷抱裏哭一個暢快。

雲把眼光移到許的臉上了，似乎在問：你呆什麼？許簡直沒有理會得。於是很不高興似的皺起了眉尖，雲站起來說：

「惠的意見是很實際的！可不是麼？找職業！你前次說的那幾處地方，不管有沒有希望，都應該馬上寫信去試一下看！」

「呃——」

許的咽喉間這麼響了一聲。被雲的眼光逼住了，他不能不回答，可是他真不知道說什麼好。並且他實在沒有聽明白雲的話。

「幹麼你又那樣失魂落魄似的！」

雲怒喊起來了。他的強壯的手抓著許的肩膀猛力一推。踉蹌地倒退一步，許的臉色變了，可是他的話也出來了：

「呵，呵，可憐我罷，雲，不要那麼凶狠！你不知道，我的心裏，比死還難受！這樣的天氣，這兩聲，這綠柳……可是，可是，我又望見她蹤蹤跳跳，出去。」

實在支撐不住似的，許撲在牀上，臉埋在枕頭裏。雲夷然搖頭，也向窗外望了一眼，走到許的身邊，拉他起來。對於這位好朋友的這種沒出息的行動，他早已恨得牙癢癢地，但是也掙他沒有辦法。種種解勸勉勵的話語都已說過了，當時原像有點效力，過後這老脾氣還是要發作，像間歇性的瘡疾。現在雲只好把那些說過了無數次的話語再搬出來：

「她出去，干你屁事！就是你一頭撞死在這裏，也休想得到她半點眼淚。再者，既

然你那麼放不開，爲什麼你不趕上去和她拚命呢！」

許瞪著眼睛，一句回話也沒有。過了一會兒，他頹然搖著頭歎氣。這是消極的抗議，也是雲見慣了的，但今天他看著格外生氣。他冷笑；瞅著許說：

「是我的言之過甚，冤屈了你的愛人兒，是不是？她是不得已，因爲她有老母親，小弟弟，都得靠她養命，因爲她的老母親盼望了十多年就盼望她嫁個有錢的丈夫，那麼她老人家的棺材本錢有了下落，她的小弟弟也可以讀書；她是這麼的不得已，所以你的心裏比死還難受，是不是？嚇！不得已！愛了別人卻還要哄你！也真有你那樣的死心眼兒！我恨得你要死！」

「然而她的也是實在的情形。生活問題，豈不是比什麼都重要些？」

「可不是！你明明白白知道這一點，你又只管瘋瘋癲癲幹什麼呢！」

許歎一口氣，皺著眉頭，看了雲一眼，似乎說：你永遠不會了解的了；這不是幾何學上的問題，這是感情上的；碰到你自己身上時，你也不能解決。

睡在那裏的足球健將李忽然大聲叫起來：

「閃開，閃開！……球來了！——哈，我的……嚇！踢進了他媽的！」



騰！一聲響，李的脚踢在牀邊的板壁上。他翻了個身，牀板格吱吱地叫，接著又是斷聲。

雲的嘴角掠過一些笑意，眼光從李的牀上再移到許的臉上，冷冷地說：

「你們這宿舍真是特色！夢裏全有事作：老李踢球；小張唱戲；你呢，鬧戀愛！三個活寶貝！——得了，再說正經話，丟不開她，就拚命；丟得下，就丟，乾乾脆脆！——生活問題比什麼都重要些！」

旁晚，雨止雲開。雲罅間藍色的天空閃著幾點星光。許在閱報室外面的走廊上徘徊。決不定是進閱報室去見她呢，或是在走廊上等候她出來。終於採取了折衷的辦法，他站到閱報室門前。

閱報室內只有她一個。兩手舉起一張報紙，遮蔽著她的臉。許看見這一雙手微微有點顫抖。許的心也抖起來了。「她知道我在這裏！」——許對自己說，就走進了閱報室，走到她的面前。

報紙落下去了，她的明豔溫柔的眼光注在許的臉上，她的兩頰漸漸泛出紅暈。

「你看過了我的回信罷？我——話已經說盡。請你自己保重，——努力將來。」

她輕聲說，她的眼睛裏的光彩漸漸暗淡，終於她垂下頭，避開了許的凝視。在許的憂悞的臉上此時更添上一層惶惑；他不很明白她的意思，他並沒收到她的什麼信，但又恍惚覺得確有那麼一封信，而且他現在正爲了這封信特來找她談話。

不知道怎麼的，他的手放在她肩膀上了。感得她全身一震，他又趕快抽回他的手。她仰起頭來，眼睛裏又有點笑意。以前，他的這種忸怩而含蓄的舉動——想要親近她的肌膚而又不肯冒昧的舉動，曾經屢次震撼她的心靈，曾經感發起異樣的詩意的甜美；此番也還是如此，雖然例外地夾雜著一些酸辣的刺戟性。她的心裏冒起了這樣的自白：「我還是愛他的，還是愛他的喲！」但是那「不可能」——他倆中間種種環境上的不可能，又橫闖進來遮斷了她的柔情。她溫柔地扭一扭身體，努力想不帶感情地說：

「如果我的信使你傷心，請你恕我；事情是只有這樣解決的。雲的話很對。你該忘記了我們過去的——孩子氣的感情，你有你生活的前途，你的母親屬望你，——我不愛你，我從來不曾愛過你！——噯，雲的話很對。我不愛你，我以前不曾愛你，以後也永遠不會愛你……」

她的聲音變得低弱了，她自己也分明覺得這幾句話多麼勉強而虛偽。她的喉間被悲梗塞住。她趕快站起來，打算逃走。

許攔住了她的去路，氣急地說：

「雲？他不懂的！他永遠不會懂得這個！你騙我。你愛過我，你以後也不能夠完全

不愛我！」

他忽然怪聲笑了，格格地，像是有什麼東西梗在喉頭。驀地他記起確實沒有接到她的什麼信。但此時有信沒信都不成問題了。她的心明白擺在這裏！他的自己犧牲不是沒有報酬的！燈光下他看見她垂著頭，肩膀簌簌地抖，他感到難以言說的快慰，像一把刀子插進他的胸脯，剝去了他的苦悶危疑。他以哲學家的曠達態度說：

「我知道你的心！我愛你，馨，你也愛我，但是，路走不通！我定下心來，我努力只在心裏愛你，崇拜你！——命運！播弄人的命運！」

眼淚跟他的話語一同下來了，他不讓她看見，趕快跑走。

馨頹然坐下，臉藏在臂彎裏。心裏麻辣辣地不知是什麼味兒。想要前前後後思索一番，卻是顛來倒去只有這樣的意念：「我已經依照雲的勸告盡了我的責任；我已經盡了理性的責任；我對得住母親，對得住弟弟，也對得住他；我，我，——有什麼別的法呢？雲的話很對！生活問題比什麼都重要些；他一個人還可以奮鬥，他也有母親，他的母親也要他養活。他應該努力他的前途！但是我當初爲什麼愛他呢？——現在我這算是愛他呢，算是不愛他呢？哎，哎，我不明白，我不懂！——命運——」

漸漸她沈入了疲倦，感情奮激後的疲倦。她擡起頭來，無目的地凝矚著窗外的天空。好像很低似的碧藍的圓幕上閃耀著繁星。一個個都像極有精神。一道微帶些赤色的光芒劃破長空，落在西南方不見了。「一個隕星！」她機械地想。於是大自然的瑰奇和神祕吸引了他的心靈。現實從她的周圍褪淡下去了。她的少女的心胸又充滿了活潑，愉快，輕鬆。她一跳出了閱報室，又一跳便上了女生宿舍的樓梯。

關少爺的張在房裏哼京戲。弄帝弄帝，弄帝東——他哼著胡琴的過門，腳尖在樓板上打拍子。他猛然想起一件事來了，停住嘴裏的「鑼鼓」，打個呵欠說：

「喂，老李，你記得地理陸麻子出的範圍麼？」

全心靈在可惜著一脚好球竟沒打進龍門的老李搖一下頭；但是也給了回答：

「好像是什麼湖。攪不清楚。真不願意去管這些閒事！」

「湖！哇，記起來了，一定是落馬湖！」

小張非常得意了，陡然站起來，拽開拳腳，作一個「亮相」的架式。又一個箭步，他竄到許的跟前，拓開了一隻左手，衝着許的面孔就啾啾呀呀地唱起來。

許只是苦笑，心裏的煩躁是加倍。往常小張的這種滑稽的動作每每增加了許的自尊心，每每覺得自己確有許多處所比這位關少爺之流高明得多，——每每自己精神上站得高高地用憐憫的眼光來接受這些近乎遊戲的對於自己的侮辱；可是現在例外地許卻感到

自身的可憐了，高超的精神上的武裝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被解除了，現在他認識了現實的權威，他這個精神上的偉大者只有處處失敗；並且他再不能夠像從前那樣含著冷淡的微笑用平靜的心胸去旁觀小張之流的生活享樂，現在他嫉妬，他憎恨了。

此時小張唱到一句得意的「搖板」，一隻手勾住了許的肩頭，把嘴巴直湊到許的耳朵邊，哇~~~~~哇~~~~~的旋律震得許的腦袋發脹。許搖一下肩膀，霍地站起來，臉色變了，卻又不知不覺滴落兩點眼淚。因為是太意外，小張的「搖板」突然打住，像胡琴斷了弦。

「人生行樂耳！許，你幹麼了呵！」

小張還是用了唱戲的調子說，又很滑稽似的摹擬戲中人的身分，在許的肩頭輕輕拍了兩下。

「哎，哎，小張，你真喜歡胡鬧！全不管人家心上有事！」

萬分委屈似的說，許的一腔鬱怒對著小張的嬉皮笑臉倒不好意思發作。小張卻忽然換上了嚴肅的容貌，作勢地退後半步，鄭重其事的對許打量了一眼，一字一字咬準著說：

「哦——小小年紀，有什麼心事，講——來。」

許愀然搖頭，覺得自己的心事不必在小張那樣的同學面前吐露；可是看見小張的態度那麼嚴肅，便又不好意思不理。輕輕歎一口氣，帶著姑且講講也罷的意味，許簡單地說：

「那是畢業後怎樣的問題呀。兩條路：一條是繼續求學，一條是到社會上求職業。有一個朋友勸我找職業。可是這準有把握麼？」

「哈，哈，原來如此；聽爲父的道來！」

小張說著，忍不住大笑；本想譏幾句「反二黃」，也只好犧牲了。聽了半天的老李把腳跟槌著牀，大聲叫「好！」

此時許方始恍然於小張還是在「做戲」；好像處女的純潔的初戀受到了欺騙，許感覺得周圍是那樣的殘忍冷酷，而他自己卻又是太孤獨太不中用了。他並不生氣，——此時的情感超乎喜怒以外；他只是悲哀地惘然看著小張的淘氣的面孔。

老李跟著拖鞋走來，在小張的肩膀上一拍，似乎很正經地說：

「好小子，成！想做人家的爺老子麼？倒要聽你說說飯碗是怎樣個找法！」



小張淡淡地一笑，做了個手勢說：

「飯碗！太小不成，總得足球大那麼一個！各樣的飯碗有各樣的找法。足球大那麼一個，就得用組織戲班子的辦法！」

老李笑起來了，臂彎子推一下旁邊皺著眉頭的許，似乎是說：「你看小張又胡謔了！」

「笑什麼！難道是哄你！——不錯，就是戲班子的辦法。六七個人湊出錢來辦布景辦行頭，大家一樣是股東，明兒上臺，張三可以當老爺，李四就幹小的，過一天倒過來，李四玩個老爺，張三當小的；這就戲也玩成了，錢也賺了。老李，那你該明白了罷？——我準知道你這傻小子還是不明白：找這麼四個五個朋友來，合股公司一萬元，就可以玩個把公安局長，輪流做做老爺，——不過，小許，你呢，你只能永遠當書記！」

許忍不住失聲笑了。老李卻不笑。他抓了抓頭髮，猛然在小張肩頭拍一下說：

「好小子！有你的！」

「嚇，少見多怪的蠢東西！你老子的把戲還多著呢！剛才是教導你傻小子的哪！要